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豈川易說卷五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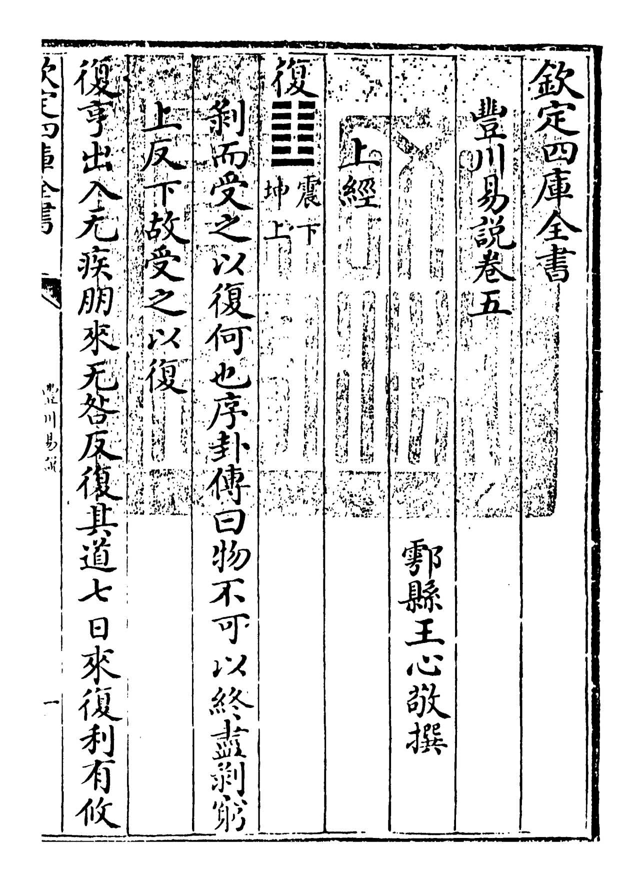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章宗瀛

謄録監生臣吴金爵



欽定四庫全書

豐川易說卷五

鄞縣王心敬撰

上經

復 ䷗ 震下坤上

剝而受之以復何也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

往

文王之彖復云云何也曰復一陽自剥而來窮上反下故為復自此陽日進日生直至于乾皆由此一陽之復有亨通義為卦下雷為動而上坤為順有順動義一陽出剥入坤有出入義自此五陰順動有朋來義而皆統于順動之體有出入无疾朋來无咎義又反剥成復有反復其道義卦爻六位陽自剥來閲歴六位而後復于數為七而陽又象日有七日來復義

自此陽日以長陰日以消乃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時也自有往无不利義故彖占皆取之

天地間无往不復乃循環之正理陽窮于上而反于下此即循環之義而謂之復者陽于天為生物之本于人為君子于心為善念聖人喜陽之反正故名曰復若曰陽其已反矣故深喜其復而備極其形容耳益就復而論其旨天道之閉極而復通國家之亂極而復治人心之私極而復公即其義也故復之一字

乃萬事萬理轉凶為吉之樞紐其實一部易經四聖人亦衹是教人知復之道故文王孔子于復彖備極其美善也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孔子之傳復彖云云何也曰言復之所以亨者剛自剝上反下為震動而遇坤以順行也其言出入无疾

朋來无咎者謂惟剛反而以順行是以一陽從剝上反下即自下仍漸漸前進而五陽由是偕進故无咎也其言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者謂此非人力陽由剝六還于復初其期七日循環不已是乃天道自然之運行也其言利有攸往者謂陽剛初進漸至臨泰往无不利也而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者則孔子于倐彖之際見得此一陽也方其未動天地之心藏于无形而不可見即陽氣充滿天地之心散為萬品亦不

可見惟此一陽初動冲漠无朕而生機不息如雷藏地中于此見天地生物不息之心也然即其言天地而可默會于聖人體道之心矣

復於本心為善念之來復故六爻中皆以為仁取象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孔子之傳復大象云云何也曰雷動地静動來静中動極復静有復道焉故謂之復先王體此于冬至一

陽來復之日閉關不啓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順天道而養此微陽也嗚呼其在人心則紛紜擾攘而復其本心亦雷在地中之象乎

即先王之閉關可悟復仁之在閉其情竇即商旅之不行可悟復仁之在戒其貪行覲后不省方可悟復仁之在无役志于耳目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周公之象復初九云云何也曰復一陽甫終于上即

反于下故其象為不遠復復而不遠則是一念偶失旋覺即復形跡未著而念慮立時已化乃人心天真不汨而日新又新之機也尚何悔之可言而吉之不大耶嗚呼顔子之不善未嘗不知知即未嘗復行其庶幾乎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孔子之傳復初六云云何也曰言不遠之復者神志清明主宰在我則視聽言動之間自然非禮不履而

所以修其身為成己之仁者在是耳大學之心正而後身修亦即此義

復之初九在人心即最初一念有理无欲之天機也而觀于自二以上之五爻依此者吉違此者厲應此者无悔而遠此者便凶吾輩亦可以知復仁之方矣

六二休復吉

周公之象復六二云云何也曰復以初為不遠至二稍緩故于初象知幾敏速于二象保養休息于義則

友仁事賢為能依仁以自養者也故彖占特取于休復吉其在孔門即冉閔之徒乎

二居中得正有受善獲益之象故取象如此又初為震主陽性剛健如雷之迅故不遠即復二當震中陰柔空虛有從容改圖之象故為休復

彖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孔子之傳復六二云云何也曰言六二休復之吉以下近初九之仁也嗚呼近仁乃得休復休復即无不

吉近仁何負于人耶

六三頻復厲无咎

周公之彖復六三云云何也曰三以陰居陽當動之極上下之交有頻復而操舍不常之象其亦厲矣然頻失而頻復雖若危厲而頻厲而頻復則亦自无咎也故彖占取此其在于古則日月至焉之諸賢乎

楊廷秀曰頻復非危頻過為危厲无咎者聖人危其頻過而開其頻復也余則謂頻復因于頻失失豈可

頻而頻焉自是危事然頻失終能頻復復仍无過而亦尚能頻則亦自可免咎故頻復无咎一言不惟聖人開其頻復亦是聖人憂其頻復而喜其頻復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孔子之傳復六三云云何也曰言頻復雖厲猶知改過從義之義故于義无咎耳

六四中行獨復

周公之象復六四云云何也曰六四處順當位而與

初爲正應是處羣陰之中而獨能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願學聖人者也其在戰國則儀衍楊墨紛紛門户之日而獨能私淑孔子之孟子乎噫難矣象雖不言吉凶然吉而无咎又豈待言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孔子之傳復六四云何也曰言六四之中行獨復者初見天地之心而四能率由之以從道也

中行謂在五陰之中行由乎中則自无過差應乎初則爲從道

六五敦復无悔

周公之象復六五云云何也曰六五以陰居陽處坤之中坤爲土有敦厚義居中又爲至順義蓋安土敦乎仁者也初不遠復則无悔五敦復寧有悔歟故象占取此其在孔門則篤行之曽子乎象雖不言元吉而吉亦正自可知爾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孔子之傳復六五云云何也曰言六五之敦復无悔者謂其敦篤質誠日省不怠而能以中道自考也嗚呼信非曾子不足以當此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周公之象復上六云云何也曰上六以陰居復終下无正應去初獨遠所謂迷而失道者也故占有凶象

凶則更无所之而災與眚无一可免矣故占有有災眚象坤為師象上亦君位十年坤數之終故又有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象且有十年不克征象嗚呼一迷復而諸凶皆備然則自暴自棄者其可安于終迷而不悔也耶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孔子之傳復上六云云何也曰言上六迷復之凶至于如此之極者以其盡反乎君道耳

觀孔子之傳則知上六君象亦自可知易象變通豈得專以五屬君位

復于天道為陰陽剝復之關在人无往不具而于國家治亂人心理欲所關為大故六爻中下五爻言理欲上一爻言治亂所以明天德必復後全王道非復即迷復則為吉迷即成凶復之所關最大也然言能復者備極階級而言迷復者要只屬一迷則又以明復之道層累而難盡迷復之凶只一迷便无不至此

正所以明夫復之難而迷之易也益聖人之致教于復致惕于不復如此至也故易爲聖人憂患後世之書

无妄 ䷘ 下震上乾

復而受之以无妄何也序卦傳曰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文王之彖无妄云云何也曰无妄下震雷上乾天是

為動而順天五陽居上六二居下是為剛中而應有元大亨通利宜貞固義故象占取此而又曰其匪正則有眚不利有攸往者易所以責重人事故聖人處處以人事提撕斯人也善讀易者以此自占于心知得心能无妄則自當元亨利貞如其匪正則必然有眚而不能利往時時閑邪存誠舍妄即真即天祐不在天而在我易不在易而在我爾

无妄是人心天心來復之機于學者為意誠之候意

誠則心真動直无物不孚物我天人一真感名矣故
元亨利貞皆其自有然不曰誠而曰无妄者即本然
无加之義也嗚呼學者亦可會吾心无妄之真矣
匪正有眚之旨大抵如小人无忌憚之類葢其自以
任放為无妄不本天心來復之機這樣人自以為任
真不知却是目見空華迷真成妄耳安得利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
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

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孔子之傳无妄彖云云何也曰言无妄而元亨利貞者剛自大畜之上來而為主于內震動乾健五剛中以應六二是天降衷而人率性大亨守正所行皆順帝則而合天命者也何不利之有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動違天行无妄生妄往將何之乎徒逆天違人一步難行耳

觀孔子傳彖以大亨以正為天之命无妄之往為天

命不祐可見天人相去不遠更可知吾心即天欲利往者斷須順天之命欲順天者又須祛心之妄世人以妄心行妄事起心動念早與天違矣焉得天祐人助乎

聖人先天不違則自然元亨利貞學者後天奉時亦必然攸往可行欲攸往者宜知起心動念即當隨順天命矣

即孔子无妄一傳直可作一部感應篇綱領聖言真

天覆地載无所不具亦真是取之不窮用之不竭善窮理者只于聖言窮之體之即深造自得之道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孔子之傳无妄大象云云何也曰言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之勢者甦萌者達无心同得是天以无妄之命命萬物而萬物亦各得其性命以自物其物也先王體此知大造公物因時並茂以此順時愛養一如天下雷行之无妄也

先王茂對時育萬物之義即月令一篇可見其概即孟子王民皡皡一章可明其義

初九无妄往吉

周公之象无妄初九云云何也曰震以一陰居初誠一未分而為无妄之主是陽道之直遂无係而動與天合者也以此而往天命祐之吉自不待言耳故象占如此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孔子之傳无妄初九云云何也曰言初九无妄之往乃率性而行雖有往而未始失吾本志耳嗚呼其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乎帝謂明德乃眷西顧何疑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周公之象无妄六二云云何也曰六二中正而效初以動是處无妄之時能无希望如不耕穫不菑畬與世无累者也以此居心制行即天行之无私何不利

之有故彖占取此

二與五剛柔正應有應則宜求而妄生矣然卦本无妄而二虛中居正故雖應不求雖應不累為不耕穫不菑畬之象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孔子之傳无妄六二云云何也曰言六二虛中无妄淡然屢空无求富之心故亦不富而仍自无妄耳

或疑世安有不耕穫菑畬之理周公之象得無教人

素餐如佛老之為予不知聖人特取无妄虛中不貪之象如孟獻子所云不察雞豚之義耳非教人不須耕菑也若泥其語即艮其背為背真可艮不見其人為真不見人矣豈其可然亦可見无妄之在聖人則為直養不染法在學者則為寡欲減擔法也故孔子以屢空之回為貨殖之賜言之使知自損耳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周公之象无妄六三云云何也曰六三處動之終以

柔履剛上應上九是妄動而有繫戀者也妄動則必失既失則喪得是為无妄之災而其象占則為或繫之牛行人之得而邑人之災也蓋无妄本非有災以外有繫應秉剛而動所求非所得而災耳先儒以或為指二恐亦不然或之者取象欲活之義猶曰或如其象云耳又以為乾離同體有牛象亦恐不然陰柔皆可為牛六陰柔安在不可為牛且義取于有繫則失之旨正不必于爻實索牛象也或又為上九變則

外四爻為坎坎為盜有得牛之象又或以為上九變則為隨之上六拘係從維繫牛之象又以為上九行在外為遠行行人之象皆恐不然總之此爻以六居三處動之終為動必有失之義周公繫牛四語只借此一事以示象所謂義象也義象則皆可以義會矣恐不容如此穿鑿附會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孔子之傳无妄六三云云何也曰言行人得牛邑人

受災受災者非得牛之人故其災爲无妄耳

九四可貞无咎

周公之彖无妄九四云云何也曰九四雖處非其正然文體居柔下无係應則亦能固守无妄之義者也

故彖占如此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孔子之傳无妄九四云云何也曰言可貞无咎固守此无妄者也嗚呼君子從容中道自然无妄豈可固

守爭然賢于三之妄動必失亦遠矣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周公之象无妄九五云云何也曰九五陽剛中正本自无妄以其下與二應故為无妄之疾然本屬正應但无大生係戀之意即疾自可已初不待藥一藥則仍即藥為病耳故象占如此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孔子之傳无妄九五云云何也曰言疾本得之无妄

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矣此藥萬不可嘗試也

嗚呼程子不須窮索不須防檢之旨其此義乎而孔子不逆詐而先覺尤其象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周公之象无妄上九云云何也曰上九无妄之終更何所往獨以陽亢不正下係六三而遂生妄想此正所謂貪欲不止无妄之往何之者也招災不利自不待言故象占如此

象曰无妄之行災之窮也

孔子之傳无妄上九云云何也曰言上九无妄之行總是任情罔終故其數盡理窮天命不祐而災不免耳何利之有嗚呼古今之以妄想貪行招災致釁者舉此類也聖言真如蓍蔡可畏哉

大畜 ䷙ 乾下艮上

无妄而受之以大畜何也序卦傳曰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文王之彖大畜云云何也曰大畜以艮山止乾健是之謂大畜而卦中艮以一陽踞最上乾以純陽止艮下有人君畜賢象故占象為利貞又上既有養賢之主則士自以不食于家為吉卦德行健知止以之遺大投艱亦自能无往不濟故彖占又取于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也然于大畜之利貞則知凡一切畜人畜學畜物者不可不正于不家食吉可知國家以畜賢

爲大經大猷于利涉大川可知行健知止乃涉世攸往之利耳

卦中本无坎澤而亦取利涉大川天本不可以山畜而卦竟以山畜天成大畜則又可知讀易者求象于物宜通象于義也易道變通多端真活潑潑地後儒往往執象舍義不得則穿鑿附會求之緯稗噫誤矣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孔子之傳大畜彖云云何也曰言大畜者下以乾健上遇艮止乾精歛而篤實艮止明而光輝止以畜健健以受止誠明並進兩相磨而德日新所以為大畜也又為卦艮陽在上有貴德尚賢之義卦德取于止健有大正之道上有尚賢之君則士不可復食于家故為不家食吉濟世艱難以艮道之光明應乾行之剛健何憂不濟故曰利涉大川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識如字又音志行下孟反

孔子之傳大畜大象云云何也曰言天體之至大而山以靜虛止畜之故曰大畜君子體此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在中之德焉益吾德本大與天同體而非經好古敏求之後則亦無由開發印正而使之還其本量彼前言往行則皆古之聖賢由道德之精藴發為菁華而言為德言本精義之實得見諸制行而行為德行可以印正開發吾德者也故君子于前言往

行多見多識神明默成以畜其德而使之篤實輝光焉

觀君子之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可知徒事虛靜者德終不大又可知不為畜德而徒以多識前言往行為畜者所畜不足言大也吾輩欲體大畜之旨者必以道問學為尊德性之實功然後廣大精微高明中庸一以貫之于大畜也其庶幾乎

又朱子曰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

耳可見全易之中義象固多也

初九有厲利已已夷止反

周公之象大畜初九云云何也曰乾之三陽為艮所止初九為六四所止者也而以剛居剛易生躐等躁動之弊故占象為有厲為不利于行而利于已已止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孔子之傳大畜初九云云何也曰言初九有厲利已

者躁動而不已則必犯災能止而受畜則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輹說吐活反輹音福

周公之象大畜九二云云何也曰九二得中履正上應六五有待用之期而當畜之時則以其中正知止不進故雖有可駕之輿竟脫其受軸之輹止而不進焉嗚呼伊尹之幣聘而囂囂其類此乎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孔子之傳大畜九二云云何也曰言輿說輹者九二

剛中材大得中无躁進之過也嗚呼信非伊尹莫畧之彖不足當之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周公之象大畜九三云云何也曰九三以剛居剛當乾之終而與上敵應是乃下之畜積已多而可行之時也故為良馬逐之象然自處重剛又過剛應必艱難守正以謹績家修廷獻之學使眞足為國家干城好仇黼黻皇猷如日閑輿衛之義乃利攸往耳故彖

占如此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孔子之傳大畜九三云云何也曰言九三之利有攸往者上九陽剛與九三陽剛之志合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牿古毒反

周公之象大畜六四云云何也曰六四以陰畜初陽有畜之于早之義故有童牛加牿象畜而如是自然養成其材而足為我用故占又有元吉象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孔子之傳大畜六四云云何也曰六四之元吉者蒙養既豫自然小子有造他日當得真才而心喜耳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豶符云反

周公之象大畜六五云云何也曰據程朱二先生説六五以柔居尊位而為工所畜如豶去其勢以制其牙為得機會而可制之象義自可取但細味經文豶豕之牙四字終覺註與經語脉未合且如此則與六

二不殊又五當君位乃士子嚮應而畜道至此已成之時也亦不應又言初事耳顧無從更向二先生面質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孔子之傳大畜六五云云何也曰言六五之吉者畜士而養之已成自然足為王國之楨為社稷之慶耳

上九何天之衢亨

周公之象大畜上九云云何也曰上九以陽踞止之

上畜極而通不特三之日閑輿衛者至此而良馬彔征即初二之利已者至此而進説輹者至此而行矣所謂上有好賢之主而士皆奮翼天衢鵬摶萬里者其在此乎故占有亨象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孔子之傳大畜上九云云何也曰上九何天之衢者謂所畜者至此乃得其道大行耳葢以上有尚賢之主故士乃得大行其道而以不家食吉為吉也

頤 ䷚ 震下艮上

大畜而受之以頤何也序卦傳曰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文王之彖頤云云何也曰頷頦曰頤所以飲食養人者也卦體外實内虛下動上止有頤象故取于頤也頤以養生惟正而固則吉故占有貞吉象也養有所養之道故彖取于觀頤又有所以自養之術故彖又

取自求口實也然此言義象耳其實仔細玩味為卦全象似離本有觀象而四陰在中亦自有口實象則義象象象固未始不貫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孔子之傳頤彖云云何也曰言頤貞吉者養得其正不以饑渴害心則吉也觀頤者動而知止以觀其所

為養也自求口實者頤以虛待實所求口實之物不可不自觀也彖義止此矣而又言天地云云者益孔子讀易至此又見得頤道更有至大至正而不徒自養之口實者在故又特推而廣之以示人使知頤時固至大耳其曰天地養萬物云云者則言萬物莫不養而皆資于天地萬民莫不養而皆資于聖賢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養之得正而吉也天地聖人民物不能廢養則其為時豈不大矣哉此頤

之不可不觀口實不可妄求而惟其時之為貴也

觀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則知養賢方可以養民而養

賢乃養民之實事不然所養非賢而令親民者多貪

殘將日思剝民以肥已即人君悉心民瘼朝令夕申

民且日見瘠羸耳故欲養萬民者以觀其所養之賢

不賢為要也然使名曰養賢而不能使賢足以自養

究之不能養及萬民耳何者既富方穀即凡厥正人

固莫不然耳故養賢者又當以忠信重祿為大經

虞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此即養賢及萬民之旨而中庸曰忠信重禄所以勸士此即養賢之實六經四子原相表裏善讀易者融六經四子于一貫可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孔子之傳頤大象云云何也曰山下有雷山止乎上雷動乎下其卦象頤也君子體此而知此口之所為禍者由動不知止耳于是于言語則加慎于飲食則加節焉蓋言語口之所出也雖時當言語不能不動

而言語而為難言訒不使多言喪心飲食口之所入也雖時當飲食不能不動而飲食而節性止貪不使嗜味生疾以此為養德養生之要務耳

觀君子云云可知凡事以動而知止為自養之道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舍音捨朶多果反

周公之象頤初九云云何也曰初九陽剛在下可不賴人而食者而乃上應六四是動于欲而仰人之養也故為舍爾靈龜觀我朶頤象頤而如此大非養正

之義矣故占有凶象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孔子之傳頤初九云云何也曰言觀我朶頤是不能自觀其所養而徒仰養于人乃齊人乞墦昏夜之行亦何足貴乎嗚呼孔子之示戒更切矣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周公之象頤六二云云何也曰言六二以隂居柔不足自養求養于初則顛倒而違于常理求養于上則

非其正應而征凶故象占取此

李氏以顛頤指上以上居艮上為山顛也以卭頤為指五以征凶為五方仰養于上不能養二此亦足備一說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孔子之傳頤六二云云何也曰言六二往上凶者二上非應行失其類也嗚呼今之于非類求養者皆于丘頤類也其當愼所往哉

六三拂頤征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周公之彖頤六三云云何也曰六三處動之終居非其正雖于上為正應然下動上止終不得其養故有拂頤征凶彖又有十年勿用无攸利彖十年不必于二體中求象只是形其終不可得之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孔子之傳頤六三云云何也曰言十年勿用者養太失道終不可用耳

下三爻多凶者以其處動耳頤固以動而知止為正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眈都含反

周公之象頤六四云云何也曰六四與艮同體居柔得正是賴上之養而得所欲者故象占為顛頤之吉又卦似離目有視象位當頤中為口實象而虎則視下而專逐逐其欲正以象其自求口實之義也頤而如此是欲動而能視以觀其所養者則亦可无咎耳

故象占又如此

虎視不必于象求解但取其求養得常之旨耳嗚呼文王善養雖伯夷太公皆來就之況同體耶故傳曰上施光耳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孔子之傳頤六四云云何也曰言六四當上下之交與上九同體止而能明以仰上九之養而上九以大烹之養養之其上施本光故雖顛頤而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周公之象頤六五云云何也曰言六五處尊位陰柔不能自養而止賴上之養是反乎常理也有拂經象然處柔得中能止而順上則亦自得吉道耳故占有居貞吉象但頤而如是雖得其正而終不足以濟險益其以柔處止而又无正應是力不足以養天下者亦安能涉險乎故占又有不可涉大川象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孔子之傳頤六五云云何也曰言六五居貞之吉者大君虛已養賢上九一陽為所倚重五惟順上以養天下而已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周公之象頤上九云云何也曰上九陽剛為艮主羣陰无不仰欲給求頤之所由成者在此所以厲者亦在此故象占為由頤厲吉又艮以一陽剛果无前則自足以濟大過之事而勝任故為利涉大川也然要

之涉川取于艮剛之堅而實由于由頤之吉蓋惟上九足以養賢及萬民故无險不濟耳觀傳義亦自可見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孔子之傳頤上九云云何也曰言由頤雖厲得吉者以克艱之心居此位則自能澤被天下大有福慶耳嗚呼觀上九一爻曰厲曰涉大川勢甚危矣而終得吉則亦可知動而明者之能保令終也嗚呼其斯伊

周諸葛足以當之乎

大過 巽下兌上

頤而受之以大過何也序卦傳曰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橈乃教反

文王之彖大過云云何也曰為卦取于四陽居中過盛為大過而以上下二陰不勝其重為棟橈二五得中內巽外説為利往亨通而其義則謂大過有棟橈

之象亦有利往亨通之占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孔子之傳大過彖云云何也曰言大過者謂四陽大者過也棟橈者本末皆陰柔而弱也剛過而二五得中下巽而上說以行故利有攸往乃亨也其曰大過之時大矣者則孔子又于觀象繫辭時真見得天下大過之事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故推廣而贊歎

之耳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孔子之傳大過大象云云何也曰朱子謂澤滅于木大過之象不懼无悶大過之行自為得之益以時危勢急之中而能獨立不懼天地閉藏之時而能遯世无悶此真屬過人之行然要非有大過人之識大過人之養則亦豈能砥柱中流屹立不移乎故大過人之君子其立身行已大過乎人原是其識見涵養大

過乎人也

大過之君子說而能巽蓋所謂處陰氣錮寒之時盡已順命者也否之君子儉德避難所以處否世大過之君子不懼无悶所以自盡道然要之儉德避難之君子原有此不懼无悶之學故能如彼耳不然則避難爲懼禍而儉德有悶心非吾夫子翼易所取象之君子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周公之象大過初六云云何也曰大過以四陽居中而初六以陰柔處下有藉用白茅象孔子曰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慎之至也天下百凶皆起于放肆而百福皆起于敬慎敬慎若此尚何咎乎故占又有无咎象也嗚呼觀周公于藉用白茅則繫之无咎易四聖人教人寡過之書而其實教人敬而无失之書乎

白茅柔嫩巽初柔象初居下而上踞四陽藉用象初

六潔齊以承衆剛小心慎重自能无咎象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孔子之傳大過初九云云何也曰言藉用白茅者以下承剛而能用柔則自然无咎耳誠以剛不可以剛也然須合繫中此文之文言觀之則文義始盡耳

蓋孔子初繫此爻時特釋象辭而繫言則並其義暢發之其餘如困六三爻大有上九諸爻皆然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稊杜兮反

周公之象大過九二云云何也曰陽過之時而二比初陰有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象是則强陽難過猶借陰柔以調和其下于六二尚為无咎而往則有利故占有无不利象

二元根于下而上接羣剛有枯楊象下資于陰有萌蘖象二陽與初陰比為得妻象陽剛履中得正无不利象大抵象皆爻所本有非外借也故知讀易无事

他卦以陰陽正應為夫婦而大過以剛柔相比為夫婦葢聖人取象固惟其義之適耳豈拘拘如律例之一定不可移易乎讀易者亦可以知易之為書不特其道變動不居惟變所適即象亦變動不居惟變所適也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孔子之傳大過九二云云何也曰言老夫女妻者剛居二柔居初以陰之過調陽之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橈凶

周公之象大過九三云云何也曰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不惟以剛承剛剛過必折亦且下近于地原有棟橈之象棟橈豈能勝重乎故占有凶

象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孔子之傳大過九三云云何也曰言六三棟橈之凶者以九三棟已近地下邊容不得支撐而不可以有

輔耳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它徒何反

周公之象大過九四云云何也曰九四位已居上而又以剛處之此棟之隆而不橈者也故象占取于隆吉然以下應初陰則是一橋兩棟三既橈矣而初六一陰兩承亦太費力矣故象占又取有他吝也然此語孔子未釋來歷皆以意釋顱不知竟何如耳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孔子之傳大過九四云云何也曰言九四棟隆之吉者葢以四視三居位已髙似棟之隆然獨起不橈乎下耳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周公之象大過九五云云何也曰九五以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隂有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象大過如此雖于隂陽之義无乖要非適可之耦雖可以濟壯陽之偏要未可成生育之功故雖无咎而亦无譽

耳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孔子之傳大過九五云云何也曰言枯楊生華轉眼便萎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亢陽極而求耦于窮陰既非其配又无生育天下事之最可恠而可醜者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周公之象大過上六云云何也曰上六以窮陰處大過之終所謂末弱者也于橋梁則爲木過柔而滅于

水于行人則為橋已斷而涉滅頂過涉之凶從可知矣然卦象為澤滅木而木中立于人象則涉滅頂而人未仆則又所謂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者也故雖凶而又有无咎象

既凶矣又无咎何也凶以言乎滅頂无咎言乎滅頂而仍涉也嗚呼孔孟雖隱滅于春秋戰國之時而其挺然獨立則于千古之道德无咎也龍逢比干雖死滅于夏桀商紂之時而其致命遂志則于萬古之綱

常无咎也讀易者能于此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亦可以神明乎易而黙成居安矣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孔子之傳大過上六云云何也曰言上六過涉之凶雖凶其身而實義所當過亦不可咎耳觀孔子不可咎之釋則似宜解无咎以自己過涉尚于誰咎為近然如程朱之説自于名教有關也

坎 坎下坎上

大過而受之以坎何也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文王之彖坎云云何也曰坎于象為陽陷陰中外虛中實而卦則上下皆坎是為習坎習坎之象取其陽實在中則為中有孚信取其中實則為中心誠一誠一則自能動物而為維心亨又惟誠一則行可嘉尚而居險亦尚乎行以出險則行有尚也葢彖辭于卦中

无義不顯固如此易道探賾索隱豈不信然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孔子之傳坎彖云云何也曰言習坎者謂其爲重險也于卦象則水流而不盈于卦義則行險而不失其信是爲有孚也維心亨者以剛在中而亨也行有尚者本誠實而行則可尚濟險亦尚乎實行也天險云

云者則孔子于傳彖時又推重險之用而廣之爲以為此險在天則不可升也在地則山川邱陵也在王公則知險之不可陵而設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而保其人民是用險之時其用固甚大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洊在薦反行下孟反

孔子之傳習坎大象云云何也曰言卦以上下兩坎爲水洊至故取義習坎是殆如水之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也君子體此取其有常則常久

其德行而至誠无息居安資深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而勞來匡直使之自得蓋以德行非常不熟而教令非習不喻也爲之不厭常德行也誨人不倦習教事也易之精蘊孔子時時于言行證之欲求易義者能求之于孔子之行止言論即易道可以默識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窞徒坎陵感二反

周公之象坎初六云云何也曰初六當坎之時而以

陰柔處下是習坎而且入坎窞者也則終无出理矣

其凶可知故象占取此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孔子之傳坎初六云云何也曰言由習坎而更入坎窞失道之甚豈有出險之日乎无怪其凶也嗚呼世之積惡而益肆為惡亦猶是已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周公之象坎九二云云何也曰九二當坎之時處險

之中所謂方有其險者也然以其剛中心亨則亦可以濟險而小得其求不至如初之入于坎窞耳嗚呼其申屠蟠袁閎之流乎

程子曰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其解求得至明

二正在險中故為有險剛中而實故求小得向非有險則求大亦得以二本陽剛而大者也然向非中實則且陷而无得故求得亦惟九二之中孚心亨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孔子之傳坎九二云云何也曰言求小得者以陽剛之才本可濟險而尚未出險故所求僅小得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周公之象坎六三云云何也曰六三在下坎之終而上際上坎又以陰柔居不中正是來之坎坎險且枕而入于坎窞者也如三之所處如是是豈可用者乎故象占如是嗚呼古之君子見險而止知難而退者

殆即善用此爻勿用之旨者乎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孔子之傳坎六三云云何也曰言六三來之坎坎云云者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于險終无功耳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簋音軌缶俯九反

周公之象坎六四云云何也曰言六四上險初出而近與五比是君臣之間險中交際以克艱時也以其

爻位爻德皆陰虚有不豐不實之義故取樽酒簋貳用缶以為艱難交際象又六以陰而四亦柔有誠信相得義故又取納約自牖象大臣如是始雖艱難終必无尤故占又為无咎也樽酒簋貳用缶竇武子之槖饘溤異之麥飯豆粥庶幾似之納約自牖子房四皓之悟漢高觸龍少子之悟趙后亦為近之也

樽酒簋貳用缶先儒或以樽酒簋三字為句貳用缶三字為句又或以樽酒為讀簋貳為讀用缶為讀前

説以酒食器為義後説以樽酒簋食缶樂為義總之
象大臣于君艱難中交際之義但得此義固不必定
其何當亦无從質其何當也第觀離卦鼓缶而歌又
詩云坎其擊缶則用缶于樂義差近耳
六四之无咎總是于九五君臣結約雖在險難之中
而同心有禮可以終濟之義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周公之象坎九五云云何也曰九五以陽剛中正居

尊位且居上卦之中時亦將出矣而尚居于中則有坎不盈象而以其時將出則又爲祇既平象傳所謂水流不盈行險有常者九五之謂也故雖處乎險上而中孚心亨行尚則亦自无咎耳嗚呼其在中主創業之始則昭烈正位之際而在聖人克艱之心則大禹祇台之懐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孔子之傳坎九五云云何也曰言坎不盈者雖陽剛

中正而尚屬坎中未大光耳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纆音墨寘音置

周公之象坎上六云云何也曰上六以陰柔居險極有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能脫出象居坎如此凶終釁末不可救矣故于古爲至凶也嗚呼其怙終不赦而屏諸四夷者乎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孔子之傳坎上六云云何也曰言上六如此云云者

以其處險而陰柔成性故自致于罪而凶三歲耳

觀上六以陰柔失道而凶則可以悟彖辭二五以剛實而有孚心亨行尚之旨且以悟濟險之端賴剛中也

離䷝ 離下離上

坎而受之以離何也序卦傳曰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文王之彖離云云何也曰為卦上下皆離火之繼續不絕者也而其占象則為利貞亨而忌飛揚躁擾為畜牝牛吉而喜柔順安靜耳然離之二五兩隂爻俱在剛中原自有畜牝牛象而彖取于此易彖往往有義象雙融恰好合符者此類是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孔子之傳離彖云云何也曰言離者兩相附而謂之

麗也如日月則麗乎天而光明百穀草木則麗乎地而光華物固无不以麗而化成者况人為萬物之靈明以繼明麗乎至正則大明普照有不化成天下乎而為卦二五皆以柔體麗上下二卦之中是重明无偏倚邪曲而麗乎正者也何用不亨是以象占取于畜牝牛吉也而凡人生麗人宜得其正居心欲麗于正從可類推

他彖傳皆以推廣時用義之旨繫于釋彖辭後而麗

獨繫于釋卦名下聖人之立言得心寫意固无成例有如是乎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孔子之傳離大象云云何也曰言離之為卦兩明相繼故成繼明之離大人體此聰明睿智以照臨天下使天下无不達之隱九重无不照之時德則日新繼以又新治則善政繼以善教常使光明不息以生照于四方如離之兩明相繼也嗚呼其古之明明德于

天下者乎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錯七各反

周公之象離初九云云何也曰下卦之離取于日而初則日始出而未大曉有開戶出門各營所事而視履錯然參差之象當此時也能謹而不為所錯乃得无咎故象占如此

初在下有履象以剛居之有敬之象

聰明每多躁擾則聰明反為自焚之具故宜于當初

即敬

象曰履錯之敬以避咎也

孔子之傳離初九云云何也曰初九履端之始吉與咎之所由分人无不求吉而避咎者然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天下之定理視履錯然之初而能以敬持之所避咎之道莫外于是

六二黃離元吉

周公之象離六二云云何也曰六二履柔處中如日

之方中所謂柔麗乎中正以化成天下者也故其彖為黄離得中而其占為元吉大利嗚呼其古之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者乎宜其得无為而天下治之吉也

象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孔子之傳離六二云云何也曰六二六五為離卦之主而二尤居中而得正文明之世而有用中之君含弘廣大蕩蕩平平所以一世遵道遵路而元吉也後世如光武治天下以柔道行之之言庶幾近之而秦

之苛酷隋之操切適以自促其元氣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周公之象離九三云云何也曰九三于日爲既昃之離人之老耋時也正宜有以自娛以忘其老倘不能鼓缶而歌則戚戚于日暮之窮而昏作罔休是們迷其亡也大耋之傷何能免乎故占爲大凶嗚呼世之耄耋而不知自樂者其尚鑒于此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孔子之傳離九三云云何也曰言日昃之離時已過矣其能久乎此正宜自樂以娱老時也噫合象以觀而見周公孔子之為日昃者儆亦至矣故曰易聖人為憂悲天下後世而作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突如忽反

周公之象離九四云云何也曰九四前火來迫後火相促而自已又以剛乘之其凶可想而知故象占特取于突如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也人之處非其正而

又輾轉附麗益非其正者俱可作此觀已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孔子之傳離九四云云何也曰言九四之突如其來如云云者謂其麗太不當无所容之象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沱徒何反

周公之象離六五云云何也曰六五柔麗乎中與六二同而位則人君之位人君以一身坐照天下而自恃其聰明則昏蔽反多而大化不成必須時時有臨

淵履薄克艱憂厲之心乃為麗乎中正故彖占特取于出涕沱若戚嗟若則吉也二若字亦即五如字之義極形其憂危戒懼之象耳不必于卦爻索象也嗚呼其古知難之君乎一言興邦是即其吉耳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離音麗

孔子之傳離六五云云何也曰言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葢居在上之勢而明察事理畏懼憂虞以待之乃得吉耳所謂危乃保其存者六五其

知之矣故六五正為柔麗乎中正以化成天下者耳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周公之象離上九云云何也曰上九居明之終履位之高明之及乎至遠者也又離為甲冑有征象故象取于出征而嘉折首獲匪其醜焉蓋用兵欲其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以正有罪而安四方耳然非王者真有不濫及脅從之仁察及首從之明則亦不能嘉折首而匪獲醜也故于上九離之繼明遠照發之嗚呼

王者固以恩威並用寛猛相濟爲明之至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孔子之傳離上九云云何也曰言王者用此上九之德以出征而行罰乃所以正治其邦國剛明居上之道也然則聖王之出征固義取于正邦匪是即不以興師動衆從可知矣

豐川易說卷五

豐川易說卷六

鄠縣王心敬撰

下經

咸 ䷞ 艮下兌上

下經之首咸何也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

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葢天地者人物之本上經所以首乾坤夫婦者人倫之始下經所以首咸恒也

咸亨利貞取女吉

文王之彖咸云云何也曰咸之為卦山澤通氣感應以无心之謂也凡物不感則不通感則此往彼來相與偕適自有亨道故占有亨彖然利于得正不然非道之悦不可亨矣故占又有利貞彖卦以少男下少女相得以正佳耦之合故彖占又為取女吉耳

為卦六爻皆應有感和通暢元氣所合自然而然之義其在人心則无欲之感應乎

咸本自亨自正故彖占取于亨以贊之取于利貞以戒之然恒為夫婦之常經不先恒而先咸何也男女惟少則感之貞而為卦二五相得男下女尤感之真也且天地感而萬物生男女感而子女生易生道取其氣通而行變化耳惟少男女感則生生則相感于无窮故首咸又所以明生生之道行變化之義也而取

于艮兑何也女應以悦男止以感乃能恩義以篤倡隨以辨節宣以時往來以中雖感而不失其正不然悦而不止即六氣淫而災沴生非其道矣聖人取象明義眞是于天道人事觀會通以行典禮至矣哉非明于天地人物之情者其孰與于斯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矣

孔子之傳咸彖云云何也曰言感者謂其男女相感也兌柔上而艮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兌女上乎男而艮男下乎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而又推之天地感萬物云云者則孔子觀咸之象合咸之旨而見得此以正相感之義雖天地化生萬物聖人和平天下皆不外此故終之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云爾也

觀咸彖傳可知霸者驩虞之感人心係應之感皆非其正故王者過化存神君子大公順應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孔子之傳咸大象云云何也曰言卦艮下兌上是山上有澤澤通氣于山而山受澤潤以生物交感為咸耳君子體此知人心惟虛乃能容物受善于是大公无我虛以待感亦如山澤之通氣也嗚呼非大舜之舍己從人樂取為善孰能當之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可作咸義底本註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乃爲人心自然之感通

初六咸其拇

周公之象咸初六云云何也曰咸以人身取象初六感于最下咸拇之象是感之尚淺進不由己者也故卦不言吉凶以吉凶在人自取耳

艮爲指拇乃足之大指初以柔居下其動甚微故爲咸其拇象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孔子之傳咸初六云云何也曰言咸其拇者拇原非有心獨以上與四應而四為心志乃拇所受命故曰志在外耳大抵感以无心為正初之志在外亦未合无心虛受之義但吉凶悔吝生乎動咸初感志尚未及動故吉凶悔吝尚不可見孔子亦只以志在外釋之耳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周公之彖咸六二云云何也曰人身在下動莫若足其不動而動者惟拇與腓股二在足上正腓之地也自宜聽命于心以為行止故徒咸其腓則感而成凶能止不動則吉无不利葢爻中原具此義故彖占一一括出也

二與五應故有咸腓之凶而居正柔中故亦有居貞之吉彖義多通俱如此類總之敎人知所以隨處寡過耳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孔子之傳咸六二云云何也曰言六二雖凶居吉者腓順股止不自專行故不害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周公之象咸九三云云何也曰三于人身當股地處咸之時下乘腓拇故為咸其股象股不能行隨足以運故為執其隨象又三居止體而為止主原以靜為正若往而從人則吝之道耳故象占皆取之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孔子之傳咸九三云云何也曰咸其股者處感之時股亦欲動而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者下所以往而見吝耳嗚呼今之不能自立而志在隨人者吾不知其所執何如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周公之象咸九四云云何也曰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然不言心者心

无形不可以象言耳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而九四以陽居陰為失其正故因設戒以為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于私感則亦徒朋從爾思而至耳嗚呼周公之于此爻既示以得吉免悔之道又戒以往來朋從之思聖人之為後世人心計者真詳且周而其明于此心貞悔之機者亦至精且明幾希之統信乎周公接四聖人後學亦可于此知操心養心之道矣

孟子養心莫善于寡欲心之官則思先立其大則小者不能奪可作此爻義疏而虞廷危微精一四語尤此爻之淵源會合欲讀易者要須先明二帝三王周公孔孟之心傳乃可耳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孔子之傳咸九四云云何也曰言貞吉悔亡者以靜正順應而不以汩亂其本靜之體雖感未有感之害也憧憧往來者謂以念慮之紛紜汩其虛靈之宅合

而不能廓然大公以遂其光明正大之體所以為害也嗚呼心之為體豈能不感亦以靜正順應為光大耳談心學者尚其于主靜立極求之

九五咸其脢无悔

周公之象咸九五云云何也曰九五居心之上口之下為喉骨之地乃動而上行食息所必由者也然亦不能為主而悅體苟成于上故象取咸脢而占取无悔耳然葢可知感以无心而善也

脢以取于喉骨之在口下心上者為近實故從之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孔子之傳咸九五云云何也曰言咸其脢者志欲悦而宣乎口必由脢達于上之末耳故曰志末也上于象象末大過之上云末弱亦其証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頰古協反

周公之象咸上六云云何也曰上六當感之終居兌之口有咸其輔頰舌象是以言感人者也嗚呼感人

以言不亦淺乎彖雖不言凶而悔吝所不免矣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滕騰通用

孔子之傳咸上六云云何也曰言咸其輔頰舌者謂感人以言徒騰口說以悅人在我為感非其實在人亦徒聽而心不感也嗚呼其末世之文詰禦人之口給乎庸何貴焉

恒 ䷟ 巽下震上

咸而受之以恒何也序卦傳曰夫婦之道不可不久

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文王之彖恒云云何也曰恒乃常久之義卦中自具亨道之道而亦自具无咎利貞利有攸往之義葢有咎則不亨而恒則循理无咎不利安貞則不亨而恒則自正而固不利攸往則不亨而恒則不窮而利有攸往故恒有亨道而彖占備取于无咎利貞利有攸往也恒固天下最善之事乎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孔子之傳恒彖云云何也曰言恒者久也震剛以長男居上巽柔以長女居下男尊女卑分得常也一陽初動乎陰為震一陰初入于陽為巽陽動陰入相與

得常也卦以巽承震動而能順文以柔應剛倡而有和感應得常也無此數常久之道故謂之恒也而其所以亨无咎利貞者亦只是取義于恒久之得其道耳蓋雖天地之道亦不過此恒久之得道況人而有恒有不亨通利貞乎故恒則亨无咎而利貞也所謂利有攸往者亦以恒則能隨時變通終而復始耳蓋天地間萬物萬事惟此恒之之道无為不成故日月得天終始而能久照四時變化終始而能久成聖人久于

終始之道而天下化成恒所以利攸往也觀天地日月聖人所為恒而知天地萬物惟是屈伸往來終始相循不已耳天地萬物之情不可見乎甚矣恒之為貴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孔子之傳恒大象云云何也曰言卦乃震雷動而在上巽風入而在下二氣得常不易之理所以謂之恒也君子體此以常久其德自立于大中常久之道而

不變其方所如雷風之有常焉嗚乎恒之君子其即中庸和而不流中立不倚有道不變塞無道至死不變之君子乎而亦可知易理即中庸之理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浚荀潤反

周公之象恒初六云云何也曰初六巽體主入初又居巽最下而與四正應所謂不量其淺深而浚恒者乎以此望人凶終釁末所不免矣故象占取此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孔子之傳恒初六云云何也曰言常久之道取其寛裕如天地不能遽春而必歴秋冬以至春月䰟不能遽盈而必歴朔弦以至盈聖人不能遽仁天下而必世後仁今初六始即求恒是乃始即求深而浚恒之凶必不免耳嗚呼學者之入世交人亦可推此而知恒之之道矣

九二悔亡

周公之象恒九二云云何也曰九二以陽居陰本當

有悔而以其得中自得悔亡故象占取此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孔子之傳恒九三云云何也曰言九二悔亡者以其陽剛居中是能久于執中者也執中能久尚何悔乎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周公之象恒九三云云何也曰九三位雖得正而過剛不中志從乎上是爲不恒其德之象德而不恒則人皆得笑之薄之慢之而承之以羞矣雖居位得正

吝所不免故象占取于或承之羞貞吝也九三在雷風之交躁極熱中故為不恒其德之象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孔子之傳恒九三云云何也曰九三之不恒其德而或承之羞者躁極熱中行无所往此身无所容于天地之間也嗚呼世之不恒其德而不為人容者亦无致怨于人可矣

九四田无禽

周公之象恒九四云云何也曰九四以陽居陰既非正位又應初六之陰虛是田而无禽者也象取于此而占即可知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孔子之傳恒九四云云何也曰言九四之田无禽者久非其位安得禽乎嗚呼世之久非其道而欲有求者其尚鑒于此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周公之象恒六五云云何也曰六五以柔中應剛中是亦能恒其德者然以柔中應人為恒雖得貞恒之義却是婦人之道而非夫子之宜也故象占為婦人吉夫子凶

象取婦人吉夫子凶者五以柔中居震男之動體而下應九二巽女之剛中于義取不能自立而從婦之象是恒所不當恒者也故占為在婦人吉而在夫子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孔子之傳恒六五云云何也曰言婦人貞吉者不自主而從一以終乃婦人之道也言夫子凶者惟義所在者夫子之道也而但執柔中以應剛中是從婦矣夫子而從婦凶也何如嗚呼唐之高宗其明鑒也而凡不能制義而但以從人得吉者亦皆婦人之吉耳夫子制義制字下得極好葢義無常主惟變所適惟精義入神者始能制之猶禮惟達于禮義者始能制

之耳夫子宜以精義制義為道豈宜執中無權乎故孔子以無適莫而比義為君子以硜硜信果為小人而孟子亦以為大人惟義所在也嗚呼孔孟之所謂大人君子其即易恒之君子而孔子之所謂小人其即恒五之婦人乎學者尚知所以從事哉

上六振恒凶

周公之象恒上六云云何也曰上六以陰柔居動終不能以陽剛立不易方而但以陰柔矜持為恒是虛

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者也終歸于凶耳故象占如此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孔子之傳恒上六云云何也曰言以陰柔矜持為恒豈能有恒乎徒无功耳安得不凶嗚呼恒固以久于其道而亨非其道而求恒皆大无功者耳

遯 艮下乾上

恒而受之以遯何也序卦傳曰物不可以久居其所

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遯亨小利貞

文王之彖遯云云何也曰遯退避也謂四陽應時而退避也應時而退是為宜遯而遯有亨道故占取于亨又二陰浸長不止則否觀剝坤將至故占彖又戒以小利貞嗚呼文王之彖遯以利貞其猶周公象否初六以貞吉之旨乎聖人懼陰柔小人之浸長既深而教陰柔小人之以正亦至矣教之以正即所以導

之以利孰謂易不為小人謀乎然惟是教之知趨乎正以為利宜之路則聖人仁育義正曲成萬物之大造洪爐原不徒為小人區區之利謀耳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孔子之傳遯彖云云何也曰言遯而亦亨者宜遯而遯自得亨也向使宜遯而不遯可望亨乎而遯之所以亨者則以九五剛當位而二相應是乃與時偕行

耳與時偕行何不亨之有小利貞謂二陰浸長雖尚未如否剝之凌抗然亦自以守正為宜所以戒陰柔小人無使滋蔓也其曰遯之時義大矣哉者遯在君子則當位時行在小人則宜于守正遯之時義豈不大矣哉然亦聖人傳彖時又見于遯時之義如此而教人識其所大云爾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遠袁萬反

孔子之傳遯大象云云何也曰言天下有山天在山

上陽去而艮不能止故為遯所謂天自高而山自不可及耳君子體此與小人處只自立其操自持乎正未嘗有疾惡太甚之跡而小人自不得親亦如天之于山無心絶之而山自莫及也葢與小人居而周旋太密不惟慮傷于朋比亦且自墮于巽柔若刻核太甚不惟使小人應之以擠陷不肖之心亦且非君子曲成萬物之意故惟相接以禮相遵以正無惡怒之加而有方嚴之守遠之以不惡而嚴之道為正耳嗚

吁非君子精義之學其孰與于斯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周公之象遯初六云云何也曰初當遯之時以陰居初有遯尾象重陰之下以陰柔之質遯而居後危可知矣有厲象而以陰柔居止體亦有勿用攸往象故占又戒以勿用有攸往也即爻義隨即取戒易固聖人教人寡過之書也夫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孔子之傳遯初六云云何也曰言初六雖有遯尾之厲然不往則自无災耳故象辭戒以勿用攸往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勝音升說吐活反

周公之象遯六二云云何也曰言六二才柔居止而位尚得中知守如執物用黃牛之革而人莫能解故為象如此而占即在中矣

二柔中黃牛之革象止體居下卦中執之用革莫之勝說象

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孔子之傳遯六二云云何也曰言執用黄牛者謂二知止能固守其遯而在下之志也大抵下卦止體故皆有宜止而遯下之義上卦乾體故皆有宜健而上遯之義又下卦二陰乃小人小人則欲其以知止遯下為正上卦諸陽乃君子君子則欲其以見幾上遯為正故二初皆以不用往執不説為戒似不宜以應五為解也且遯卦君子小人不相謀陽原欲其上遯

陰原欲其下遯應義自無取耳顧不知明易君子以為何如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周公之象遯九三云云何也曰九三以陽居剛是乃君子而處止之終履非其正且下與二初同體則是宜遯而係自蹈于病而危厲之道也故象占如此然三以一陽覆冒二陰則亦是能畜臣妾使止于所之象故占象又為畜臣妾吉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孔子之傳遯九三云云何也曰言係遯之厲者謂其有疾憊也畜臣妾吉者謂其不可大事惟畜臣妾吉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周公之象遯九四云云何也曰九四健體與五上同往心好乎遯者也然惟君子則能自克而見義即決小人則有所係吝而徘徊不去矣九原陽剛之君子

四乃陰柔之小人故象占並取之而自為一例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孔子之傳遯九四云云何也曰言君子則好進之心不勝好退是以終遯小人反是是以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

周公之象遯九五云云何也曰九五陽剛中正遯之最可嘉尚者也得正而吉從可知矣故象占如此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孔子之傳遯九五云云何也曰言嘉遯貞吉者九五以剛中之德能正其遯之志而毫無係吝也其詩白駒之伊人乎

上九肥遯无不利

周公之彖遯上九云云何也曰言上九以陽剛居卦外于遯為優游世外長往不返是遯之遠且裕而肥者也以此避世于何不利嗚呼襄陽蓟門殆其人與

彖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孔子之傳遯上九云云何也曰言上九之肥遯无不利者決策長往无復疑慮也

大壯 ䷡ 乾下震上

遯而受之以大壯何也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退故受之以大壯

大壯利貞

文王之彖大壯云云何也曰卦以四陽盛長故為大壯但過壯則用剛憑氣自以得正為利耳故彖占如

此然亦可知壯之不可終用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孔子之傳大壯彖云云何也曰言大壯者乃陽之大者壯也而所以名曰壯者謂其下剛上動是為剛以動故為壯耳而所以曰大壯利貞者謂其四陽大者進得其正大者正耳既大且正天地之情且可于此而見故大壯取乎利貞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孔子之傳大壯大象云云何也曰言雷在天上乗天以動動而合天故謂之大壯君子體此則非禮弗履動與天游亦如震之乗乾也嗚呼君子之大壯亦以義禮自勝耳豈曰憑剛使氣乎

觀大壯之象愈可知君子以自勝為强非血氣之謂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周公之象大壯初九云云何也曰初九以剛居下壯于趾者也居下而壯于進其凶必矣故象占如此

初在下有趾象當壯而以陽剛居初有壯于趾象不必震乃為足也征凶有孚則取義象以申戒耳亦不必于卦文索象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孔子之傳大壯初九云云何也曰言壯于趾而征凶者乃理之必然信乎宜困窮也

九二貞吉

周公之象大壯九二云云何也曰九二陽剛中正是所謂非禮弗履者也壯而如此與壯趾者迥别得正而吉從可知矣故象占如此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孔子之傳大壯九二云云何也曰言九二之所以貞吉者以其剛健中正故得正而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周公之象大壯九三云云何也曰九三處壯之時而當乾之終際震之陽以剛居剛是過剛不正者也在小人則為用壯在君子則惟用罔若當此而用壯則雖正亦厲耳蓋三雖強健而四陽阻前如羝羊之遇藩而觸徒羸其角厲何如乎故象占如此然觀此而知壯之不可過用所以君子惟知用罔也

羝羊性剛喜觸陽性好進似之正不必兊之為羊然三本以九四一陽在前似藩三居四下進而遇四之剛

必且自傷有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比正即象明義亦恐不容徒以義言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孔子之傳大壯九三云云何也曰九三以陽剛居陽位處乾之極乃剛之過而不中者凡物過剛則折故小人則干進務前之不已而君子尚消息盈虛則固以用罔爲得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輹音福）

周公之象大壯九四云云何也曰九四大壯之極而能自處于柔且前已无見阻之陽自能得正而吉悔可盡亡耳其象占則為藩已決而不致羸輿未大而壯其輹可以進无不吉也

觀四之藩決不羸則知三之羸角以四之陽剛在前故余以三之羝羊觸藩為即象明義也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孔子之傳大壯九四云云何也曰言藩決不羸者前

无所阻陽可直尚而往耳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喪息浪反易以豉反

周公之象大壯六五云云何也曰六五踰剛而處柔有喪羊于易之象當壯而如此是因時處順與世无爭者也則亦自有无悔之義故象占如此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孔子之傳大壯六五云云何也曰言六五之喪羊于易者五陽位而以六之隂柔居之位不得當故雖无

悔而亦不能无亨耳然勝于觸藩羸角者多矣

在他卦以不當位為悔而在大壯以不當位无悔益用柔可以濟剛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周公之象大壯上六云云何也曰上六以柔處壯終前更无位而體尚在動有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象是本无壯才而不達進退者也安能利乎然居終處上則亦尚有棲身之地但能固守其正則亦尚可

圖此身之安耳故又戒以艱則吉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孔子之傳大壯上六云云何也曰言不能退遂者謂自已昧于進退之義而不能詳也艱則吉者謂若能謹守此一步棲身之地則咎尚不長而得吉耳葢前面更无餘地故保吉要須用艱也

上六以陰居柔前无藩限而亦曰羝羊觸藩是但以卦本大壯羝羊乃用壯之物象之耳又不必陽之為

羊可見象固不可執一論也

六爻皆以剛得其正為壯故彖取利貞而大象取于非禮弗履葢即孔子所謂義以為上乃君子之勇義也

晉 ䷢ 坤下離上

大壯而受之以晉何也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文王之象晉云云何也曰晉離明在上坤順在下日自地昇也其體有諸侯覲王而王照臨備至之象盖離為日象王坤為臣象諸侯日出地上地資日光象王侯相得坤有土有衆象侯坤道厚載象康坤為衆為牝馬衆偶在下象馬蕃庶馬在王下象王錫晝日則象離而三接則三陰爻之象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孔子之傳晉彖云云何也曰言晉者言乎其進也離明出乎地上地順而麗乎離以成大明而六五之柔進而上行以成離主是其彖義原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之象也故彖中備象之耳而人心之大明畢照亦猶是矣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孔子之傳晉大象云云何也曰言日之大明出于地上是之為晉君子體此以自昭明德不使氣拘物蔽

亦如晉之日出地上也

觀晉象之言德而曰明可見德之本明明而曰昭可見昭之乃明而昭明德而曰自又可見此格致誠正之功原匪他人可以旁貸之事乃君子自成自道之道也嗚呼大學自明之旨湯文王其即易晉自昭明德之君子乎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周公之象晉初六云云何也曰下卦三爻為坤順安

貞而初為坤始上應匪人有一旦上進而即若有所
摧乎其上之象是乃謙卑巽順之至者耳自是得正
而吉之道斯時也縱與四罔孚而但以寬裕處之在
我即无咎耳蓋欲求信于上而心太切非汲汲以失
其守即悻悻以傷于義矣故象占如此嗚呼不附權
貴固人臣貞吉之道正靜需時乃人臣无咎之義乎
而凡進而涉世交人者皆可于此類推也
曰如者非真有是事謂其心如是耳故得貞吉此似

始至之康侯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孔子之傳晉初六云云何也曰言晉如而即歷摧如之心者獨行其貞正之道不附權門也裕无咎者初尚未受四命固可裕以俟之豈肯媚權臣以求進乎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玆介福于其王母

周公之象晉六二云云何也曰六二漸進之地又與五同氣相應而以居中處順有晉如愁如之象當晉

而愁是晉為可喜而中實不喜也為臣如此柔順安貞必且進而有麗明之吉以受知于大明之君得蕃庶之錫故占象又取受介福于王母耳此似述職之康侯也王母謂六五乃君位而陰柔麗中象王母也即此一象辨物當名稱情俱備易真萬事萬物之權衡乎

象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以中正也

孔子之傳晉六二云云何也曰言六二受茲介福于

其王母者以其有如是柔順中正之德也嗟乎人臣

中正固受福之基乎

六三衆允悔亡

周公之象晉六三云云何也曰言六三當晉之時處

順之極而偕二陰以並晉是衆允也殆與罔孚者異

矣有臣如此順衆心而向大明自然无復摧愁悔何

有乎故象占取于衆允悔亡嗚呼隨順衆心歸向明

主人臣无悔之道固如是哉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孔子之傳晉六三云云何也曰言六三偕二陰以並進至此而上行之志乃遂耳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周公之象晉九四云云何也曰九四已晉而居上近乎君矣而以九處四外陽内陰是大臣懷貪殘之心者也守此不變危厲之道耳故象取晉如鼫鼠而占取貞厲

愚按此貞以恒固作解爲當謂其守此不變耳似不宜解以得正鼫鼠之晉何正之得顧不知明易君子以爲何如也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孔子之傳晉九四云云何也曰言九四之晉如鼫鼠貞厲者謂其位處不當居離明之下而不敢當離明之照亦如鼫鼠蹤跡詭譎晝見畏人雖欲不厲不能得也葢周公爲稱情之象故孔子特釋其義耳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周公之象晉六五云云何也曰六五柔中得正所謂地上之明進而上行之柔也大凡昏暗者多悔而九五則大明察察者多悔而六五則得中君而如此悔何有乎故占象為悔亡又其當大明之位處二陽之中聰明內含察察不用是乃精明中之渾厚渾厚中之精明有聰明睿智之實德而无綜核刻薄之流弊以此而往何往不吉以此而行何行不利故象占

又取于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也

失得勿恤是言臣下小小得失勿以為憂而自出于察見淵魚之不祥葢六五以大明當天原是羣陰畢照即間有雲翳頃刻自消正不用察察為明自傷大明之體耳嗚呼漢之文帝其庶幾乎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孔子之傳晉六五云云何也曰言六五之失得勿恤正是晉五大明之用往自有慶故悔亡吉利備具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孔子之傳晉上九云云何也曰上九離終象甲冑而以剛居晉上是晉其角者也晉角則剛而易觸于象為維用伐邑矣動兵邦内厲所不免故占象特取于厲然以君正臣罪亦自得吉无過故占象又取于吉无咎但此等事雖曰得正終非明世所宜有故終有羞吝之貽也維用伐邑吉與畜臣妾吉一例謂維此吉耳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孔子之傳晉上九云云何也曰言王者自宜明明德于天下使四海昇平向化畏威懷德今也尚用伐其私邑則是近郊猶有未順之梗其于晉明之道尚未光大耳嗚呼王者固以兵不待用而天下自服為道之光乎

明夷䷣ 離下坤上

晉而受之以明夷何也序卦傳曰進必有所傷故受

之以明夷夷者傷也

明夷利艱貞

文王之彖明夷云云何也曰離為日坤為地離入坤下明受其傷故曰明夷所謂文明而處昏暗之世者也利在艱難守正故占為利艱貞嗚呼味斯言也文王蓋即本其自處者以繫彖乎故不覺語深而意悲矣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

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孔子之傳明夷彖云云何也曰言離下于坤是明入地中也明而入地則于明晦矣明晦是明傷也故為明夷離在下而居內是內文明也坤在上而處外是外柔順也以此韜光蒙大難內不失臣節外不即凶戮此文王所用以事紂之道也利艱貞者謂自晦其明同于入地之日也以此遭逢內難身被囚奴而卒能自正其志不為邪謟此箕子所用以處紂之道也

嗚呼孔子雖不似文王箕子之大明蒙艱然以大聖人之明德而棲皇于春秋之世其亦離明而晦于地下者乎故其傳彖之言深覺愴乎有餘悲耳然于彖傳知為文王箕子之以則又以知惟聖人為能論世知人又知惟聖人能知聖人也夫

明夷反晉故為明傷而在人心則耳目聰明不用而一靈炯炯不昧之時却是初學善養其明之一大功課易道固在人自取而神明之耳執彖論義與執義

取用皆无當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孔子之傳明夷大彖云云何也曰明夷為日入地下非无明而于晦中行其明故為明夷君子體此以涖衆也用晦而明益明而明用之則炫才揚己察見淵魚不惟衆情有不安之弊亦且幽隱有不照之憂故君子惟用晦而明如日明之入地下也

用晦而明不惟涖衆宜然一切居家交人无不宜然

葢凡事聰明而藏諸渾厚乃為真明耳漢明之察察其實察于小而蔽者大察于人而蔽于己故古之帝王凝旒黈纊正欲以自晦善養其明也

晉六五失得勿恤亦明夷大象用晦而明之義故為知臨大君之宜而悔亡往吉无所不利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周公之象明夷初九云云何也曰初九居離之下離

明受傷之始也其在于彖則如鳥之飛而傷垂其翼其在君子則為于行而三日不暇食但有攸往則主人有言也嗚呼其文王已疑于紂事事挫抑責備之候乎而遑暇食哉離象鳥故取飛垂象口故取食取言下傷必有上傷之人故取主人而三日則取于地下之三畫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孔子之傳明夷初九云云何也曰言君子于行三日

不食者謂當見傷之時義不暇食故三日不食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周公之象明夷六二云云何也曰六二當明夷之時居離之中正受傷之人也其象爲夷及于左股斯時也不可以不拯而拯且不可以不速必如用馬之壯乃得吉也葢拯之速則尚可救耳故象占如此葢象于此爻爲文王羑里之時而象義則周公有感于拯救文王已出之效故爲此用拯馬壯之吉以示教乎

嗚呼周公之繫此爻亦大憯心也夫

左股臣象但象其拯之宜速不必于卦爻互變求解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孔子之傳明夷六二云云何也曰言六二之所以吉者以其順人心合天則君父之傷可以救而非出于邪曲也葢臣子救君父之難苟可委曲望全雖竊負而逃亦所不恤文馬珍幣之用何傷于日月之明乎

于是爻見文王之為臣止敬亦可見周公之為子止

孝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周公之象明夷九三云云何也曰九三以剛居離之

上應上陰柔而可以得志又離為兵于方為南有狩

于南而得其大首象故象占取之嗚呼其武王伐紂

之事乎然狩貴時不可疾貞也故又為不可疾正之

戒葢貞取于正也一說不可疾貞為不以為疾而病

之此乃天人之正亦通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孔子之傳明夷九三云云何也曰言南狩之志非富天下也乃伐暴救民之志如此而後得耳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周公之象明夷六四云云何也曰六四位近君側于象爲出地之日于明夷爲入君左腹獲其心意始得出此門庭而成生還之幸所謂向來受傷而至此始

出也殆文王羑里初出之象乎象雖不言吉凶而吉无不利亦可知矣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孔子之傳明夷六四云云何也曰言六四之入于左腹云云者乃是揣其心意而設法以獲之故得出門庭耳嗚呼周公之象此爻慶幸殊深而孔子之贊此爻歆羡亦至矣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周公之象明夷六五云云何也曰五居坤中上承晦主誼无可去惟有痛自屈辱以全其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者也正箕子之明夷以之故利在艱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孔子之傳明夷六五云云何也曰言箕子之貞執志不回故雖明為所傷而終不可掩而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周公之象明夷上六云云何也曰上六坤終而以陰

柔處之此正日之沒于地中者也故雖本宜明者亦不明而晦矣昏昧至此初之登天者今且淪没地下有必然耳嗚呼紂尊為天子而竟以不明求為匹夫不得非即此象乎而象亦實指紂言也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孔子之傳明夷上六云云何也曰言初登于天者本可以照四國也後入乎地者由其失君之則也嗚呼以本登于天之朗日一旦復入地下得喪存亡不啻

較若天淵而獨以失則致之然則為人上者柰何可失則乎

爻于二象文王而以順則王以上象紂而以失則亡然則此一則也固存亡興喪之關乎乃易以順則象文王而詩詠文王順帝之則然則易之則即帝則易之順則即詩順帝之則乎文王惟其能順帝則故為人臣止于敬當明夷之時即順明夷之則讀易者于易識則于文王識所以順則可也噫意深哉

家人☲☴ 離下巽上

明夷而受之以家人何也序卦傳曰傷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

家人利女貞

文王之彖家人云云何也曰為卦上巽長女下離中女是為二女相得而上順下明則是各得其職長上中下則是各得其序四為巽主而從五二為離主而從三則是各得其耦陽外陰內則是各得其事凡皆

家齊之事而卦備之故曰家人而二卦却以長中二女相值而成故占象又取利女貞耳然其實家之所以不齊由于婦之不順不明不順則驕亢侈泰之弊必作不明則瀆倫亂禮之慝必生而家道遂不可言故家道必得女之順明乃成而卦體上順下明原備此義故彖亦遂即其自有者以為戒耳嗚呼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桀亡以妹喜而紂復亡以妲己有家者安得不以女之貞為利而欲齊家以定天下者又安可

不知利女之貞乎

萬物齊乎巽而相見乎離人道齊乎家而相見乎國與天下爲卦上巽下離風動火明正是即家之刑寡妻至兄弟以御家邦事也故彖言利女貞以即卦明戒而孔子更推其義以極于家道正而天下定耳觀二聖于家人一卦彖言之藴含者即于彖傳明補之大象之未盡者仍于小傳備發之反覆推原務使正家之道本末終始无一滲漏亦可知齊家之闗乎

治本者深且重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孔子之傳家人彖云云何也曰言卦之所以為家人者固以女之正位乎内而實以男之正位乎外有齊家之道而男女皆得其正以合于天尊地卑天施地生之大義也葢所謂男女者非徒家人中男女之謂

謂其能巽齊離明足為家主而如嚴君之父母耳若曰家人之男女則豈足言嚴君哉所以然者惟這嚴君能内明外齊内外各正則型儀足法規嚴矩整恩不掩義義以濟恩上下明齊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一家之中无一不出于正而家道皆正耳家道正而刑寡妻至兄弟便可御于家邦而天下以之定這真是以修身作齊家之本以齊家作治平之本者能之豈徒一女正之為乎然推觀厥刑則于女之得

正而驗故家人以女貞為利也

毋亦稱嚴君者正位乎外者父而正位乎內者毋家有嚴毋能離明而巽齊則子弟之隱惡家衆之隱弊可以盡正內外之分別幃薄之防閑可以備肅然後內外上下一歸明齊而家道可正一如嚴君之能明齊乎衆庶也故世俗稱妻為內君而夫子以毋為嚴君嗚乎嚴君而可不正乎故家人利女貞

家人人衆最忌在不肅故貴巽齊家人情淆最忌在

不知故貴嚴明為卦下離上巽于位則為上齊而下明于家則為内明而外齊于分則為父齊而母明既明且齊家何不正之有既正矣又何不利之有故利貞之義本取于巽離為多彖因本卦義為戒耳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孔子之傳家人大象云云何也曰上巽之風自下之離火而出謂之家人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家之本在身而身為風之自也于是先自正其身始言則

有物而根諸義禮口無夸誕之辭行則有恒而遵道以行身无詭異之行一如火之為風自焉嗚呼大學之所謂其為父子兄弟足法孟子之所謂身不行道不能行於妻子非此意乎

初九閑有家悔亡

周公之象家人初九云云何也曰初九以陽剛處離始是明于家情而閑家于始者也家閑于初則銷萌杜漸而諸悔可亡矣故象占如此

又初九以一陽横亘于隂下亦有閑象然取于離明剛正以正家于初義自正大正不必索之爻象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孔子之傳家人初九云云何也曰言閑有家悔亡者閑之于衆志未變之始故悔亡也嗚呼非離之明陽之剛其孰知之而能之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周公之象家人六二云云何也曰言六二以隂居二

陽之中正女之在家中者也亦正有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故象占取此然其義則婦人无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故占象取于无攸遂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婦之正也故占象取于在中饋而无攸遂在中饋則本是婦人正道吉道故占象又取于貞吉耳嗚呼象義雙顯占象俱融周公之繫易妙真難形矣惜乎呂雉武曌二婦不知此義又惜乎漢高唐高不知此義也故上六以威如反身為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孔子之傳家人六二云云何也曰六二之吉者以六二能順以上從乎巽之九五此正位乎内之道也得其道矣安得不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呼落反嘻喜悲反

周公之象家人九三云云何也曰九三居離之終而以剛處剛剛而過者也以此處家則未免傷恩然亦變患可銷故其象為家人嗃嗃雖始若有悔有厲而

終能得吉若其反是則過寛必縱如家人婦子之嘻嘻然諧笑不謹始雖若和而終至羞吝矣嗃嗃嘻嘻皆取離似口又為火象故象取于離而字皆從口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孔子之傳家人九三云云何也曰言家人嗃嗃雖若太嚴而終未失則也苟婦子嘻嘻則和而无禮失齊家之正則矣

六四富家大吉

周公之象家人六四云云何也曰六四以離明之克家而至于巽之整齊是治家而至于富者也家而至富是必内以貞明之婦佐居位巽齊之男克勤克儉知禮尚義乃能之真為家人之大吉耳故象占取此嗚呼覩于富家大吉則富固非聖人之所不欲特以男女正位而得之則道之得正者耳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孔子之傳家人六四云云何也曰言富家大吉者正

以四為巽順之主乃巽順得正之位也而為富家者以巽順為保富之道可類推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假更白反

周公之彖家人九五云云何也曰九五陽剛中正內聰明外齊肅正所謂正位乎外之男以倡正位乎內之女而家人之嚴父耳當此時也一家之人內外咸理大小得情尚何俟憂恤乎真吉之至者耳故彖占如此嗚呼是殆无憂之文王歟以此齊家而即以此

御家邦吉何如也

彖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孔子之傳家人九五云云何也曰言王假有家者謂其内外上下交相親愛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无不各得其情耳嗚呼信非文王之刑于寡妻不足當之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周公之彖家人上九云云何也曰上九以陽剛巽齊居家人之終正所謂言物行恒以身型家之第一人

也蓋其能以剛嚴明齊正己端範威如可畏終之得吉不言可知故象占如此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孔子之傳家人上九云云何也曰言威如之吉者乃上九能反身自修端範于上言可為坊行可為表自然不言而上下以肅家道以正之謂也嗚呼家之本在身反身固齊家之第一事乎

豐川易說卷六